

條

麓

堂

集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

序一

皇明政要重刻序

皇明政要者前臣婁性之所撰述也爲卷凡二十始以尊德性道問學終以固封守馭重夷其爲目倍于卷之數凡我二祖三宗體道敬天經世軌民之大經大法亦畧備矣固已貢在秘府布諸海隅中外臣民家傳而人誦之者第歷歲既久板刻寢訛恐滋承襲魯魚之病具官臣某遂校正而重刻之廼敢再拜稽首陳詞其端若曰自古帝王所以創弘基垂丕緒以永一代之隆美者

豈偶然哉蓋獨秉聖神承天之托康定四方為民立命
若禹之造夏湯之集商文武之立周文命懋德耿光大
烈謨訓具存炳乎可考矣書曰亶聰明作元后曰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此之謂也慨自宋鼎既遷蒙古氏遂君
中夏黷我彝倫淆我冠履亦既百年天醜其德春求民
主於是高皇帝興焉其受命之符肇基之跡殆與禹湯
文武先後同一揆者嗣以成祖靖難揚休歷仁宣暨英
繼明覲烈極天蟠地勛德于宣蠕動翺飛湛恩是有猗
乎盛矣不可得而泯也是以前臣婁性抽繹秘藏昭之
編首列為條目係以顯猷名曰皇明政要凡夫祖宗列

聖正心刑家內和外攘以貽聖子神孫有道之長以躋
斯世斯民仁壽之域者雖百不及一二而大旨宏綱固
思過半矣昔唐文皇之除隋亂而興太平也其臣吳兢
者述之是以貞觀之政後世稱仁焉然而慙德未除嗣
世易轍其視我朝聖武開基奕世載德者萬不作矣特
以紀載可徵故于今為烈也緣是臣反復茲編校讐外
偽載如翻梓永闡宏猷俾親賢之貽嗣續廟廊樂利之
澤謳歌郊甸周德之作求而戴商之惟舊也與天壤相
無窮矣故覩河洛者恒念禹功歌雅頌者緬懷湯德臣
誠不敏敢附斯義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于此固臣重刻之意也

會試錄序

萬曆五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就試禮部者四千五百有奇尚書臣馬自強侍郎臣汪鏜臣林士章以考試官請上命大學士臣四維學士臣時行徃典其事先是吏治隳窳郡國不以時奉詔書綱紐縱弛士競逐聲利習剽勦靡以通經學古爲務上睿聖天啓毅然思以易其絃轍丁寧詔中外修實興事屢省厥成申飭學官更新其條教德意所嚮薄海風靡今歲首銓曹大計天下吏治鮮奏罔功大改廩然遵法守矣茲者臣等奉命校

士披閱其詞而品隲其術業凡所衍繹經訓商較疑義
敷叙理道率抒心所自得不騁於浮言於休哉聖人有
作使天下回心而易慮何其捷也臣等竊自欣幸祗慎
風夜擇其俊茂拔之遵宸斷取三百人第其名氏拜彙
其文之如式者爲錄以獻臣嘗究觀古昔質文之變殷
道尚質視夏之忠已爲近迹至周益又文之蓋風會所
趨也然所謂文緣質加飾而已夫豈不忠至千文勝臧
質則孔子傷之矣及漢董生陳策武帝欲損周之文用
夏之忠夫不曰用殷之質而云夏忠者以末流滋偽根
極本始言之固孔子意哉魏晉而下文靡日甚中間非

無思治之主識務之士而卒莫可挽者蓋人情自本而趨華勿由華而返朴難勢固然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聖開國盡掃近代文靡陋習專尚本質覈吏必以實政取士必以實學返凋于璞將采為素蓋孔子之志董生之言至是始見諸行事之實矣二百年來皇風醇穆誠使吏守其職士習其學即萬年可知者顧邇歲乃稍稍復趨華偽若彼我皇上霈然發德音下明詔寰海內外即勃然嚮風若此豈由華歸朴獨今時易哉成憲具存而精誠所鼓舞者神也抑臣猶有說焉吏奉職以自效其必舉實政者以上之所責者在實也士挾策以自獻

其不爲危言者以上之所取者在實也夫棄華修實豈
不洵美使勉從上令而非出于心之所安則不可與持
久茲諸士業以所學見錄行服官政矣臣請以久要之
義詮之士之修學以立身也求盡人道而已非以要名
也其出而從政以事君也行其所學求盡臣道而已非
以干祿也是以聖賢垂教要在明體適用而皆本之以
忠實不欺之心夫士童而習之豈不辨於立志而乃有
離誠棄樸追逐其末者無亦利欲奪之抑其識量卑卑
爾高明者宜不道矣顧世之肝衡奮袂恣行矯誣而不
作者類衆所稱高明之士或談說性命假禪幻以自表

異而謂踐復為粗迹或摘繪篇翰飾輪轅以相刻畫而謂職業為末務其筆舌辯佞足以變易白黑其徒黨譖訕足以鼓煽聲勢始學之士見其皆當世聞人遞相豔慕遂以方策所載聖賢之訓為不足據學不求明諸心仕不求行其義而唯罔利適己是務蓋其為世道蠹浸遙遠矣今諸士既沐我皇上維新之化以實學見舉其明于立身事君之誼內定厥志無為前二者聲華所惑務實所言施于有政永肩一心保之終始用以翼贊休明濟世厯厚戛道近人之忠夫豈遠是若猶信道不篤盡于積習褻偽為誠苟避譴黜不唯不可以為臣不可

以為人矣其名曰至不肖臣方奉明命興賢以諸士進固不欲以此相擬然亦豈諸士之所以自待哉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上膺曆紀元之秋天下當復賓興士于鄉臣某奉欽命典順天府試事竣錄成臣某謹申言于末簡曰自古治道隆污徵諸人材而人材盛衰關乎士習士習不可不慎也先王知其然乃設庠序以教于鄉建黜宮辟廡以教于國陳其德行道藝之目立為訓迪庸咸之節以明示好惡俾士童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化行俗美賢才衆而邦家昌也我太祖皇帝經

始鴻業方掾甲四征即建太學京師崇首善迨即位二年而天下之郡縣有學矣八年而天下郡縣之鄉社有學矣其教士一以孔氏之道六經之文而訓義一以程朱為正其制舉一以經義論策而詞賦雜科不與焉蓋自成周而後道術純白品式詳備無如我朝者昔漢承秦滅學之餘師異教人異習董仲舒啓武帝表章六經尊信孔子而漢儒經義遂稱於世顧其專門世業雖與聖道頗有發明而未能通貫本原演暢義類唐復崇尚詞學經塗益塞迨宋程朱諸儒出而後孔道粲然矣廼世主所以建學造士者復不由此若是乎道之難明而

習之難正也今士幸生文明之時奉皇極之訓自垂髫
游鄉校迨於成人形于目聲于耳何莫非孔氏之言程
朱之義也故時之衍仁義辨王霸原道德敷功業有馬
鄭諸儒終身不及知者而佔僇小子能言之豈其知慮
懸殊哉道之隱顯異也明興于茲二百年矣方內乂寧
聲教四暨滌古一統之盛治平之久無如今日者豈非
士習正而治道有攸賴耶迺邇者經術稍漓訛言競熾
始于一二材辯之士沉酣張陸之說欲以混同儒釋高
自標致人情厭常惡檢靡然從之雖道體如日中天無
損浮翳第恐作心害政為士習世道病不淺耳茲諸士

抱藝而來有由鄉學游郡邑學者亦有游國學者觀其
言雖人自為談大要不詭于孔氏守程朱正訓將其心
之不見異物遷耶抑真見其然雖有異聞不為所惑耶
果爾則甚善矣如其多岐迷適飾言非心諸所云云姑
求不失有司之尺寸已爾即此念已不可與適道不可
與事君矣多士慎之哉誠偽之辨吾心自明之矣舍邪
求正夫豈異術要于其所言者設誠于內而致行之爾
臣叨侍講幄仰見我皇上留意經術作新化理將以皇
極之道敷錫萬方夫龍興雲從聖作物覩多士固豐芑
之詒而適舉于是時也異日者樹勛弼化以顯佑長正

之烈安知其不在茲乎記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誠動机應有不偶然者多士其思所以
自獻咸信以彛訓皇極俾正學宣明自畿甸始詩曰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又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臣為都人士願之

武舉錄後序

隆慶戊辰秋九月聖天子既命有司擇郡國所貢材勇
士于射宮法當進其射中者試以籌畧乃命臣四維濫
竊臣大綬徃終其事錄成臣敢拜手稽首告成于篇末
臣惟文武興用創守異資當草昧經綸之初龕亂芟殘

匪武曷濟然大難甫靖即韜戈放馬若恐後焉蓋聖人之重用武也若是矧時平治定絃誦百年之夕乎故語繼體之美必曰守文理則然也然臣嘗考殷周之際所稱中興盛王曰高宗曰宣王夫其遜志典學多聞建事慎微接下用賢使能使殷周之道粲然復興何莫非守文之令節也及覽雅頌所述則多言其撻荆楚伐獫狁畧西戎平淮徐諸武功之盛謂其迪高后之烈繼文武之迹者在是焉豈續文具美必兼資于武耶蓋治久則藥易萌備弛則人滋玩制治保邦其繹定之謀有不可忽者故詰戎兵張六師周召必于成康始服陳之固既

濟衣茹之戒也仰惟我皇上體備聖德光紹洪業覃精
典謨邁高宗之務學摠攬萬幾勵周宣之勤政曾未再
朞而宇內之文治翔洽矣乃疆場之事則又特厯宸慮
盖嘗申勅中外臣工肅共武服威命所臨罔敢不戒茲
復肇修彝典冀得材武之臣以供任使臣有以窺聖度
之宏遠矣夫殷之衰荆旅也雖田高宗稽古行師靡所
僭濫而當其時則有秉德明恤侯甸奔走之臣奮其武
周之征弟庭也雖宣王修政攘夷厥猶允塞而當其時
則有元老壯猷文武爲憲之臣整其師我皇上應運中
興將以覲二祖之耿光揚肅考之大烈推轂授鉞分任

虎臣非不足奉析衝禦侮役也乃淵衷汲汲猶不忘于側陋之求蓋慮夫士有懷負利器靡啗自展效者意至隆也臣一介寒賤幸以經術待講幄自惟學識淺闇供事無狀誠惴惴自懼迺茲叨典是役日夕冀倖有琦瑰異能之士如殷周諸臣者出于其間以奉揚我聖天子中興威靈臣之瘝曠將藉以少逭矣夫志士惜時忠臣感遇昔李廣材氣無雙號為飛將軍然歷漢之三世不偶薛仁貴固萬夫雄也微遼左役則終身擾鉏間耳多士際聖天子拊髀之恩其遭遇視古人固已厚幸則夫感遇思報以求自靖獻于明時者宜何如也殷周諸臣雖

未可擬倫然皇上德邁高宣將俾內順外威聲教四暨
則所謂秉德奔走文武壯猷必有人焉而安知非此首
科所錄士耶夫古今人非不相及顧所自立志多士指
陳方畧論辯甚偉誠果于自樹專慮一志以徇國家之
務著有休績則雖不逮殷周諸臣亦豈有逕庭也如其
銜璞售朴借一第以自封殖責之戎事曾靡效鉛刀一
割豈夫也哉臣所望于諸士者重故諄切言之誠冀異
日雅頌之音闡播中興之鴻績者其所述宣威效力之
臣在此舉也

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今天子萬曆紀元之秋天下當復鄉舉士于時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褚鈇秉憲貞度終始乃罔不肅既已竣事成錄某不佞濫從校藝之役敢附言末簡以申告于多士夫上之所需于士者才也士之所以厚自負以需用于上者亦才也才之難蓋自古然矣故百里一士不異比肩而立乃梁豫之士顧彬彬如此也何哉才之產也未有不本于地而成于時者于霄之木植必崇岡連城之壁毓必靈壤百卉春華蟬蛸陰出夫物則亦有然者矣九域分州而豫適當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蓋稱天地中焉是以河洛啓文明之瑞崧高標峻極之神詩書所

述自古為烈矣歷代翊運興邦陳謨佐治燁然光史冊
為世望者以大都論不啻得什五焉豈與夫逖陬僻區
必間代乃才一見者偶哉若是雖謂梁豫為才藪可也
國朝文治融朗聲教四暨薄海內外罔弗喁喁嚮風而
豫介在二都之中浸灌薰陶既深且遠是以豪雋挺生
人文煥發若鈞陽宣屏翰之烈媿盛甫申河內繹性命
之精紹宗伊洛祥符信陽含風咀雅則藝苑之雄也安
陽浚儀規言矩行則人倫之範也炳耀鏗鎗震眩耳目
有更僕未易數者多士沉醉釀化加以淵源所漸觀感
所興又非一朝夕故其蔚然競爽同其所也夫有司者

為國掄才其始也蓋皆惴惴焉以求之不得為懼既而縱觀多士之所以自獻者若啓武庫之藏而璵璠溢壁遊鄧林之區而梗楠彌野則又大喜過望而復惴惴焉以有才而不獲盡舉之為憂夫果才之衆也而不能盡舉之有司雖患之無如何也制也設若以才舉矣眡厥終廼罔才焉則有司者不明之臯將安逭之故願諸士之能自成其信也蓋多才之域匪獨有司者品藻之難即士之自立漸以才稱于鄉黨亦難昔周之東魯宋衛鄭號為知禮之國其卿士出入容止辭命類恂雅有度一或舉足出口毫髮有訾則不崇朝而傳詒四達矣秦

使適至始終鮮戾于儀而東國君臣至動色敬異夫西
鄙紹介縱能矜持中禮亦豈若東鄉士之從容哉東鄉
士而若斯將中猶不免有傳詒者在而奚至舉國敬異
之也其故可知也布衣韋帶之士有能自奮于猷畝者
苟行能修潔即見稱于閭井若夫衣冠故家之裔雖偉
自表樹但其勲績稍不逮前人則世必以為不克紹厥
家聲爾矣多士之才于此中邦也是東國鄉士之于禮
儀也是故家子弟之于世德也人之責備不以他邦域
論矣而可不矢所以自殖乎有其質必思有以成其質
有其言必思有以踐其言懋德勵行績學廣業必以古

今先正所以為天下望者自待庶幾哉東鄉士之動容
卒度而衣冠齋之克世其家也有司者之獲從事于多
才之域不其為大幸乎否則無論隳窳不修即沾沾自
喜而斬于宏到雖亦隨時取聲譽乃所就卑卑將不免
傳詬四國而貽不克紹之誚有司者之懼滋深矣嗚呼
多士尚敬勗之母以才自恃也

重刊己酉同年錄序

歲己酉吾晉士同升于鄉者若干人業已秩次長少溯
本系胤梓同年錄以傳所以敦世誼徵久遠也迨今茲
辛酉歲紀週矣踰年當上計之期諸同升士且復聚首

京邸于是張子四維取其錄而翻梓之俾不忘久遠之
徵嗟夫人事之代不可勝原也故古人究消長之會要
以十年則天運物情有所更端矣數之紀也方諸士之
同升也濟濟蹌蹌珪璋相映其蔚然競爽于一時者何
其盛也嗣是或驅馳王事宣力于四方或專精道術席
珍于故國非大計則莫適會焉蓋自同升迄今凡會三
四爾每有不獲與者以歲計且十有半矣而進退存亡
之故交焉斯亦足以見勝遇之難常而盛時之易邁已
故維之重刻茲集而深有感也維不佞自髫年弛荷擔
之業事章縫之教即斐然有意于當世之英既進于鄉

獲從諸君子之後瞻仰其德光而上下其緒論蓋訢焉
有餘師也於是年盛氣銳誦覽古昔聆先聖之格言若
可以摳衣而服從其訓覩哲人之偉烈若可以振袂而
步趨其迹以心之所自許計歲之方富揆以迄今當嶠
然有以自成立于所生無惑也迺後離群以居既不得
數奉教于君子而孱庸之質荒晏乘之心識斬于謏聞
遠道疲于孤力專攻搖于多岐貞志牽于應世其兀兀
而思者非內崇之本也其役役而動者非外廣之具也
日邁月征于今十有三載矣還視于昔猶夫故我也而
齒則長矣斯亦不足感乎夫古人所以稱不朽者其餘

澤流芳雖其極以千萬世計要所樹立固此百年身爾
夫自己酉迄今既已逾紀矣不啻久也而由今觀昔亦
何異轉瞬頃哉即使百年不過復四五轉瞬頃而已爾
當年盛氣銳固已優游以至于斯則自今以往又安知
其必能副今志之所期而不為昔之愒也故維之重刻
茲錄也而有終身懼焉錄既竣諸君子行且至矣因述
小子之有槩于中者末簡覬所以教之且以為久遠之
鑒云爾

華陽國志序

晉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所言梁益之故詳矣觀其攷

賈方與章顯材皆足以剖析疑証翼贊人倫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華陽北阻褒斜東控夔峽蓋古今稱形勝區云中國政微其勢足以自擅是以豪雄便之生乎其土者病焉故觀公孫二劉李氏之際何其紛紛也嗟夫九州上囿聖靈鬱興非若羗笮冉駹越在異域也而一夫扞關聲教遂阻外防內繹民用多虞縉紳先生有不勝恫焉觀夫常少之勸公孫譙周之開後主其情居然也璩本翰墨世家目覩李氏僭亂之禍故述方志其於廢興分合之際得失之源每每致詳焉大較主乎宣播王靈同一書軌使遐御者調龕綬之宜雄據者息窺覲之

鑿此其著作之本意焉爾宋元豐嘉泰間一再刻于成都臨邛迄今且四百載故世鮮傳本余每見記傳中所稱引此書類多雅伉可喜思覩其全而未獲也邇者巴郡壚山張侯以祠部郎出守吾蒲政適民和無廢不舉念是書蜀之舊也迺采摭史傳參校同異緝而梓之郡齋中間傳錄積久承亥增訛苟義所未融則存疑示信蓋當嘉泰再梓之際已稱缺漏雖云頗如是正第恐轉失本真故侯慎之也余嘗覽藝文志四庫書目崇文總目諸書每惜古作者之志湮鬱不傳於代即篇籍有存遇之者鮮遇又鮮能傳之故逸佚寢衆爾侯初釋褐守

滑臺刻越絕書今復校刻是集古籍之不亡謂不於好古博雅之君子有賴哉

刻清明集叙

曩余校錄永樂大典於清字編見有清明集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其原情定罰比物引類可謂曲盡矣命吏錄一帙藏之迨後校判字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穰浩不止前所錄而前所錄者亦在其中未論二卷先行後纂者併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於其中撤錄之耶顧其始末不著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然益足見古人用法權衡真鎔銖必慎哉因併錄置篋中侍御感

以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庶幾猷擬不謬遂携入遼為之校訂詮次以饒於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嘗司理岐鳳以無害稱今觀其加意是編其明慎於法可知已

重刻三子口義序

宋竹溪林希逸所著三子口義嘉靖初刻于信州分寧陳大夫携一帙至蒲余得而卒業焉則見所謂莊子義者最優當宋末士大夫崇尚莊學師友間乃有一種見解傳授即竹溪亦自謂得之陳樂軒林文軒氏云莊書正言本意處甚少其書中固自明其為寓言重言卮言

乃箋釋之者往往隨語脚妄生意識多不得本旨或為所鼓動則茫洋自失極力尊信或厭其詭詭又不能釋其中之所存竹溪既知莊意有在探其闡奧而又不為所搖眩故其註釋較諸家為善若老列二義則似當時不甚講究漫為之者老視莊尤邃口義既不中其窾竅故章肯率未融貫且每以正說為借喻至如以鬼神分三才謂十三為一尤鄙淺不類列文本雜口義亦卒成之而已無甚發明也大夫謂是書世所希傳乃命工梓之郡齋屬余為序夫莊列雖祖老子其指歸亦微異老子固貴無為然不忘用世莊列則全欲委之自然以死

生為解蓋老子當春秋時文武之迹熄世方遂外飾而
忘內真故以芟華偽崇樸素立教莊列當戰國時諸侯
力爭異說紛起世士方以縱橫捭闔堅白攻守之術干
時取聲利揚揚自矜謂二子既耻與同軌而見當時事
變又陣于措手故一切為謬悠不羈之談以自恣縱要
其意蓋皆有以為之但所立論過當時得罪于名教遂
為儒者所絀詆其書為異端多不復視竹溪乃章析句
解闡其指趣而一以儒家折衷之合所同離所異使讀
者得以知其道之所在而且不惑于其說用意亦良勤
矣三義固莊義為優然亦時小有出入或古今異文傳

錄脫誤余皆存疑不論間有文義淆訛較然明著者則
隨覽輒標置簡端大夫謂可為林註補也因并梓入之
巴陵方氏族譜序

族有譜以群渙也夫族也又何渙焉源同而流別代易
而世疏廬井遷徙靡常生死慶吊不相及也道相遇莫
能面焉名氏相質莫能昭穆焉勢也渙而必群之者何
族之夥雖千百人其疎屬雖百十世原厥初蘇氏所謂
同出于一人之身者也夫人之于身首足胸腋齒甲髮
膚無弗愛焉其于子孫也曾玄雲仍愚智賤貴無弗愛
焉則吾今日親盡情隔途人相視者祖宗視之由一身

也而可不為之所與而匪譜其何以焉夫譜家史也前有作則可因後有述則不廢故家望族無地無之而譜謨所存鮮能稽遠則前後難其人爾而或冒胄徃哲以岐其本牽綴時閏以湮其支譜也而何貴焉嗚呼吾茲閱巴陵方氏之譜而重有所起敬也系始河南公為世二千餘矣其循本也遠生歿婚塋其志跡也詳祖禰宗別上下房之繁衍其摠絡也明先之以義例而敦睦周矣終之以別傳而纂純詳矣不外附不內遺遠而核簡而備使人讀之而尊祖親族之意翫然興焉謂之家之良史非耶始為是譜者十七世浙東右轄楚崖公今重

修而益以義例原姓列傳者二十一世河東都運少嶽公也楚南故多令族然語著碩昌熾熙仕聞人無戎右方者觀茲譜有明徵矣

痘疹括後序

醫以嬰科為難而瘡疹為尤難蓋形似毫髮變態呼吸執者昧通淺者率易故天開滋多而俗遂以瘡疹為嬰幼之大厄也近世專門頗陳指要若陳氏錢氏聞人氏立論敷方究源辯證非不明且悉也但本旨邃密示人以權專攻者例以應疾猶庸將而操孫吳之術難與語勝矣況此症幼所必患風熱內乘載以時氣即遠邇並

作無論都野醫無妙攻之術藥無必效之方渡江亡楫
如父母之心何哉姻丈張崑陽氏通敏多才留心醫藥
憫攻療之失宜而瘡疹為患也廼博採名家切要之旨
徵以平日既驗之方始病因終糠疹凡類一十有九彙
為一編命曰痘疹括余間閱之域別區分明白簡易若
鑑辨妍媸衡懸輕重劑量參互規圓矩方俾匆匆者有
所持循殆無難於瘡疹也嗚呼仁哉君以儒起家今為
戶部司務質穎心詳綜博群籍他如陰陽星相內經占
筮天文律曆等家無不覈究而醫其尤精云

見南江閣文選序

沔陽陳蘇山氏自其弱歲援筆為詞翰即能作驚人語
為藝苑諸先輩所奇乃其志趣甚宏達期磊落自樹以
掀揭於斯世不徒馳聲鉛槧間也既已總職方典兵憲
凡所蘊抱稍稍見施用矣顧一不當于意輒拂衣去築
室藝圃不復以世事為念乃獨沉酣篇籍弄柔翰以寄
情焉蓋其夙習然也公文初尚雄雋暨造詣滋久迺復
歸之典寶丰茸容與自為一家言其仲子叔玉守淮陽
集而刻之因走使問序于余曩余守史局觀蘇山氏在
職方諸所疏議率鑿鑿有經國至計比接其言論沛乎
其以奇自負也時北虜孔熾方徯公為時效大勛無何

遽引去乃叔玉復翩翩振仕籍矣當歲乙丑余分校春
試見叔玉為文徃徃作秦漢人語奇之已而知為蘇山
子也余方惜蘇山之不獲究用于時而深幸其有子廼
今得縱觀蘇山之所撰著叔玉之文夫固有所受也若
夫叔玉以蚤歲服官政超步必以繩準而才具倣儻所
至有令名稱焉則蘇山氏所磊落自期不果見于世者
演而究之又將于是乎在

經史忠孝語錄序

忠孝類語者前定州司訓思齋張先生所手集也其為
書凡若干卷取經傳子史中言及忠孝者錄之用為臣

子永式蓋前輩讀書於君親之際特所加意若此余之少也猶及見鄉諸前輩大抵務本業敦行誼雖位望品格人人固殊而為里閭所尊信則同至于接引後人款款若子語次或及經書傳註輒連篇成誦觀鬚髮則皤然種種爾矣其終始淳確致足欽也近士習漸趣儗利一切務為簡捷倖攫之具諸弟子員于經文有不能章誦者矧傳註云篤行既衰乃鄉人敬重吾黨士亦弗前時若理固然矣故吾觀于先生茲集有史闕文之感焉先生李于國學生獻禾恂謹克紹先緒以是集先生手澤所在欲鑱梓貽永久蓋能繹思教孝之旨者異日服

有官政其必能忠矣余嘉之為書此以引于卷端

刻胸岡學庸義序

友人杜生鶴既署保安校之逾年遺我以中丞遲胸岡公學庸義梓本予取閱之而嘉嘆胸岡公作人之心無已也夫上谷邊域也中丞受命而董其師戎職也自黠虜匪茹獨石懷來之間無日不戒嚴焉棘時也公至上谷坐籌兵食驅數年整居不靖之虜而閑之天漢之外嚴城矗列卒伍精練女桑男穀比於內郡而以其餘日興庠序之教闡聖賢之訓啓迪庶士導復周到不啻嚴師慈父之於子弟然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蓋君子而能長育人材則人無不樂之矣此寧可與俗吏語哉夫俗吏者類察小苛而闔大致雖在內郡且以簿書期會先焉矧當羽檄并埃交午之衝若而職若而時耶胸岡公東魯世儒閑於當世之務以材受簡命而所至必以教化先先是任陝之行省叅政駐節涇州作新孔子廟大興文教余嘗為記之涇州固用武地也今其事豈異哉乃余益信公作人之心無已也因為引其端且以風于有政

題展玉泉金闕承恩圖序

玉泉展君蒲產也遊貨瀛博之墟貿市海澨以為天子

轉輸于邊而以計贏縮雅與時逐甚獲什一之利居無
何其所積遂豐輕財重施坦率樂易凡商于茲土者若
干人罔不祇敬王泉君者即有不平咸詣王泉君求一
言即兩肯王泉雖言論侃侃而不自德貲雖饒其切切
焉晝夜以紀綱其生理者猶若未亨時嗚呼殆類有道
者與會大司徒以帑藏未充俾民得以入粟拜官品式
具備王泉君遂以貲補郡曹掾繼輸諸藩終事于部迺
今歲十一月拜命闕下冠笏佩帶將以歸而省祭于家
以需銓司之選于是持金闕承恩圖示予索為一言予
唯生人之欲唯貴與富富以裕家而已不必其完阜貴

以華身而已不必其崇高也然命有予奪才有脩短固有桔据半世靡遂一謀者其誰曰無之玉泉君出賈所餘以為仕始腴田良屋以殖其家華裾鳴珮以澤其體槩生人之願而一身該之此固鄉黨之所榮觀者其圖而歸也固宜矣然賈者所以為己也仕者所以為人也君之商也士心固足多矣由茲而仕也吾願君無賈心以永有令名為茲圖副世為子孫之所稱述豈不益善也哉余辱交於君深而雅知君之心者故於讚君之未敢繼以規

同選錄序

代作

歲甲寅冬十有二月天下士與選于銓部者若干人既拜命于廷乃錄其名次以足世行之詳缺諸梓以永世好既竣某敢告于末簡曰凡我同好有衆與此錄者孰非誦習周孔以志當世之務者乎然歲以恒計其由前後而登仕籍無慮數百人何其赫赫自持以表見于世者不多見耶豈學仕之致固殊而始終之節變耶殆有說矣聖朝隆重制科世稱清顯挾藝之士孰無志焉天固靳之氣能無拂乎迨分在庶僚恪共靡失而人固以資格局之將心無倦乎是以有志之士率鮮有終蓋不惟資格之能限人人且因以資格自限之矣非才之罪

也今合四方之衆需選于曹者歷數十年之久而同升于今日先人謂有兄弟之義甚非偶然某欲以久要之道為諸公期居其位盡其職毋自沮其幼學之心毋以人之予奪而為趨背毋以家之豐約而為取舍不得于人將在己者可信不附于時將無愆于古而為後楷也顧不韙與况皇朝惇大培基用人如器苟有峻績將聲寵是宣而清華是陟者往有明徵焉蓋雖庶品雜沍片善不棄矧在正途又奚資格局耶某不佞敢與諸公共勗之使後之觀是錄者知資格果不足以限人而予言有徵也

題琴堂樓鳳卷後

琴堂樓鳳卷者芮校師生為邑侯鳳原強公贈也贈者何異之也曷異為強侯約已裕施而瘡痍甦易疇薄歛而俯仰遂明經章範而士習興期月而河山易觀焉故異也夫后王建邦樹長維民是職舉職承流良有司之常耳異之者何芮三晉之下邑也介在河曲通人鮮經焉政蠹而莫之釐民困而莫之恤也久矣夫罹流離之害者知慈母之為恩歷飢渴之害者知飲食之為養是以異之也異而贈之者何叔度來牧五袴興謠張君為政兩岐申咏上之人有異美而表章之咏嘆之以致其

欣戴茲人情之不可已者爾贈之而曰琴堂棲鳳者何以侯有單父之烈也橫海之鱗不游蹄涔乘旦之足不服蓋軌大賢而宰百里威鳳而時枳棘其英茂之騰文章之炳人爭先觀之為快矣若夫朝陽既升千仞斯翔他日所以繫甘棠之慕者將不在是乎此其師生之所以懇懇也師為司訓張某來徵余言者余友李生溱李生滂

隨野喬椿卷後序

歲戊午文湖葉公由尚書郎出佐蒲郡惠聲仁澤蕩若春風直氣端儀皎如秋月民歡然若得父也人士忻忻

然若得師也公固已安其俗矣然以親舍在南時有狄
文惠望雲之思焉會秋七月念六日為公大人一愚翁
初度之辰而翁壽適六十矣于是蒲民家頌戶祝願翁
萬年其縉紳大夫則相與繪圖賦詩以歌咏其盛用紆
文湖公之思且題其首曰隧野喬椿寓慶祝也卷既成
某敬拜首識于簡末曰天之厚人也歎大備之福而人
子于親則有不容己之情故壽者福之首也人之躋壽
域者千百什一爾然未必富也壽而富矣未必其康寧
也壽富而康寧矣未必多子孫也子孫多矣而未必賢
也故夫富壽康寧而且多賢子孫焉凡天下之為人子

者胥欲其親之臻是也而古今才數人爾以其間值之難而適膺其隆若可以自遂者然菽水一堂歎顯揚之願輒軒四國多靡及之懷喜以年引而懼由日增人子之心殆無為之極矣夫一愚翁平江望族襲先大夫司諫翁貽燕之謀明農課經優游平世于今行年六十矣舟顏載渥玄首未華而三子克家八孫競爽內有以承膝下之歡外有以大光顯之烈天保戩穀日升川至古今難具之福不啻備矣文湖公猶惓然懷陟岵之恩南向依依若喜不勝戀者固其情之不可已哉雖然懇而難極者情也備而百順者福也所以綏是福而恆是情

者德也一愚翁厚積博施慶源宏矣文湖公以直諒貞
方之操通敏果毅之才而本之以惠和溫裕之德以宣
猷于國集禧于親則夫他日期頤百年樞筦三事龍章
鶴髮溫清朝夕雲仍駢列觴舞獻壽以極今日未究之
情以膺古今獨盛之福者端可前知矣某不佞叨與文
湖公為同年友且辱世契最深仰翁父子之世德而諗
其慶之長也用敢續言以徵于後云

北堂榮壽卷叙

夫教子而志于顯揚事親而期于壽考豈非古今人情
之所共然哉而時有否通遇有蚤暮脩短盈虛之數既

參互而不齊主宰予奪之机又默運于天而非在我者
是以情之所鍾率不能以自遂故熊九之訓曾幾睹其
成功戲絲之娛終未膺乎一命廼知古人負米之思捧
檄之喜非苟然也方歲癸丑余獲隨上黨崔子謙氏同
舉于春官朝夕游焉粹然而溫也毅然而正也渾渾乎
博大而儉也心敬焉意其質美養淳必有所以基之者
詢其故乃得太孺人霍氏之賢爾後交益親會益數每
相見察其色感然若有不懌者異而問之曰吾母老矣
開歲且八袞余羈宦于茲而未能歸也喜懼之心甚切
而定省之儀久踈欲圖歸而母固止之柰何余曰君休

矣夫以孺人之教子其訓飭之嚴而責望之厚也今既
足以少酬矣且松柏之操必有金石之算君胡少俟而
服天子之寵命以歸則所以丕闡孺人訓子之烈而大
慰其心者抑又至焉歲甲寅孺人壽正八袞矣設悅之
期寔惟黃鍾之仲子謙愈益蹠蹠然懼不及旋也迺八
月銓部授子謙鄢陵尹計十月將乘傳以歸同諸兄弟
子姪錦衣華裾百拜獻觥以為親壽嗚呼茲豈偶然也
哉蓋孝子之承親也期其壽賢母之教子也期其顯期
者同矣壽與顯未必得也况鶴髮韶儀備應五福銅符
墨綬出宰百里為壽為顯並休交至者乎且孺人壽固

隆矣而算盈八泰適當其子拜命之年子謙之身固顯矣而畫錦千里適值其親初度之日盖天相孺人之淑貞而顯祐以昭其貺感子謙之純孝而陰騭以成其美故其禧祉之隆邁會之妙若有所以而特不得其原者矣嗚呼其偶然哉惟時縉紳大夫咸羨孺人之壽之高而嘉子謙之孝之遂各為歌詩以賦咏其事維遂僭叙數語用為前驅云爾

東原紀贈後序

伯舅對川翁既省鄉交將旋軫中山鄉諸縉紳大夫與在姻戚者及友朋昆季各為詩以贈其行叔舅鑑川翁

匯為一軸題曰東原紀贈俾某終叙之叙曰別離之難
言在古然矣自蘇李河梁之倡沉至懇惻後世作者宗
之凡在征行俱存篇什不惟永言長嘆情見乎辭而婉
諷忠告有老氏贈言之旨焉其來尚已然事有萬形情
有萬感金谷宴別酣箏管之清咸陽從戍振雲霄之哭
雖依然中結約泰同心而悲歡異境矣吾鄉自乙卯之
變樓櫓委於塗泥荆蓁蔓於膏土比廬墟而鰥嫠僅存
郭郭隘而丘塚填溢一時親故十喪六七焉伯舅驅車
千里歸吊故園留連期月官守有限廼忽而成此別也
豈易為情哉夫東原固蒲之離亭也行旅往來送迎于

斯者數矣今而寓目山川風景頓異眷言姻誼寥落數人而書劍匆匆雲山修屢則夫悲歌惜別形之賦詠當有倍古人者而諸猶惓惓然有諷告焉顧不韙與舅行矣談經餘暇時出軸閱之點綴河山則故鄉在目網繆情雅則清談在耳蓋不惟一時話別要以終身而意興所存有晤語于山川之外者此紀贈之意也

漳源挽章序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君子含淳履懿人倫鑑焉後生者挹風思淑願見而不可得雖在萬里之外千歲之久猶且感慕奮興而況其時之邇居之近義問隆寶

宣昭在耳而不得一覩其儀則其仰德懷人形之歌詠
固其所也沁陽漳源張公幼有茂質弱冠舉于鄉既而
掇甲第歷內臺遂擢廷尉丞尋以疾在告而歿其碩德
顯行嘉績弘藻自晉之民士以及天下之賢士大夫往
徃能稱述之維興漳源公同鄉土自齟齬即聞漳源公
之名私嚮徃焉漳源公按閩右時蓋道蒲焉幼未能謁
也後十餘年而漳源公卒又十年為嘉靖癸丑公子惟
叙甫同維舉進士復同肄業館中昕夕晤言又獲讀世
行諸集迺益知昔所聞漳源公者曾什三爾夫其孝敬
在家敦讓在鄉風節在朝事業在四方文章在後世雖

古詩人之所頌讚何以加焉此固景行者嗟嘆思慕長言之而不容已者耶夫蒲沁密邇也維生雖晚猶及公之世也乃不獲從公遊而幸獲與公子遊不獲親公教而幸獲讀公之製作所以景仰嗟慕情有倍增者焉凡同館之士同鄉之士共為歌詩若干篇惟叙氏景為一編命曰漳源挽章維廼敢叙諸篇首記曰先人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唯明與仁惟叙氏寔兼之則漳源公之所以式穀於後者又可景矣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一

序二

壽高端公六十序

今歲辛未端公高少師壽登一甲子矣體頗氣充精神
健朗膚理瑩潤玄首朱華不啻人之在少壯時者于時
天子方正公台席全付機務仍兼太宰之任眷倚隆重
縉紳大夫日夕以太平冀公寓內毗庶延及四夷八蠻
之衆莫不喁喁待命公者公之既壽且康寔九重之所
深慰而天下之所仰望也十又二月辛丑惟公懸弧之
旦于禮宜有慶少宰魏確庵氏同維侍公銓省且經年

乃屬言于維維惟一氣溟滓其存主不息為精其運用不測為神生天地而育萬彙皆此物耳人分萬彙之一而受氣最靈于靈之中其尤最者至立天地心萬民命則精神之為用大矣故天陰陽人國必篤生若人質翊其治而又永錫難老以大競于有邦是以列星之精化生傳說維嶽之神寔降申甫其在商周之書所稱有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正色率下弼亮四世豈不為明徵哉公應名世之期而毓河洛之秀精神所受愛絕人倫晰義至微而不由于探索應机最捷而無事于規畫震撼紛沓人所畏讐而談笑決之艱難繁大人所頓憊而

指掌玩之。蓋天純祐我明賡以良弼。視說與申甫之在殷周。其為星散精嶽降神一爾。肅皇帝簡公端重。俾以經義授。今上藩邸。已復拔以自輔。迨今上踐祚。公以春宮舊學。參與密勿。德量智鑒。褒然為天不第一太平之業。既有端矣。乃公復避位歸。于是天子當守興思海內蒼生。屬望東山。不置再踰朞。天子乃復召公入弼。燕掌銓事。于時明興凡二百年矣。雖成憲具存。而紀綱多弛。中外類虛文相謾。鮮實心。公一切與之改絃。史始條便。宜十餘事。擇士風民害最切者。先施行之。不朞月。洽然化行海內。想聞其風。采小人史兢兢。脩實無敢作誑語。

民無吏擾得安心田畝歲以有年北虜五單于牽臂款
塞東自范陽以西抵玉門虜分布邏騎禁游虜之竊窺
塞者亘塞垣萬餘里終歲無燧警粵東西及滇貴諸蠻
夷不靖者咸革心內向惴惴無有越志海波遂平凡此
皆傳記所稱得一為奇者公不動聲色致之而其心又
夷然不以為伐也蓋其度量智鑒夷曠超邁凡古今所
謂磊軒天地者自公視之皆其能事固有不足為異者
非獨稟間氣受精神于天地其孰能與于斯耶故古之
善言相業者語君臣相契則曰聚精會神語綏萬邦則
曰精神運量語制四夷則曰精神折衝詔格天地柔百

神集諸福則曰精神感通誠机要之格言而操本之至
論矣夫精者氣之萃也神者形之主也精至則氣不衰
神完則形不敝由本推末自今觀後公之壽其未涯矣
矧載篤其祐永錫難老以大競我國家者天意又有在
耶詩有南山有臺之篇蓋祝壽詞也其始曰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邦家之基繼之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萬壽
無疆夫曰民之父母是民生之精神于君子保之矣曰
邦家之基是國家之精神于君子係之矣則夫其德音
不已而壽無疆也豈獨為君子一身慶哉其精神貫徹
所以壽國脉開壽域者兩無窮也維觀公之精神而知

天之所以純祐陰陽之意乃以詩人之頌申之

壽呂相公六袞序

昔在有周成王以冲年嗣曆維時保乂王躬總帥群后以纘成文武光烈丕冒四海則有若周公旦其克敬明德相與篤棐用迓滋至天休則召公奭寔佐之二公者異體同心乃其猷未嘗不在王室用能左右馮翼弼成敵聖之德衍姬曆八百祀紀傳所載臣道之盛莫加焉邇者我皇上應運紹基亦在周成之歲其始中外人心盖惴惴甚懼惟時擁護聖躬幹運化理董正百度綏輯庶邦則少師江陵張公寔肩周公之任其一德一心專

誠不貳相與協恭于密勿者則亦惟亞相臨桂呂公佐
之于今宮府肅雍中外清晏吏治汰文而務實士習革
靡而從朴四夷君長交臂內事威稜震乎殊域議者嘖
嘖咸謂周召之業再見此時非虛語也呂公當今歲乙
亥壽登六袞其門下士翰林修撰孫君經臯編修余君
孟麟王君應選與其同榜士若干人荷公樂育之澤謀
所以上公壽者乃悶言于余余釋褐從公游迨今且二
紀朝夕獲聆公教而薰其德範公擇言而發擇地而蹈
耿耿自信不事表暴和易近人與物無忤與之久屬若
春風披拂初不覺其入人而太和之氣盎然四達也夫

以誠信所積如此故能與少師肝膽相照為國蓋臣受
天子腹心之托而弼成至化直與周召褒周之烈先後
比隆蓋其醇德所由來遠矣自古天純佑人國將俾之
惟有歷年引以勿替則必申佑其不二心之臣錫以難
老故召公當成王初年業已以耆老見稱至語其弼亮
嘉績且終康王之世蓋老成耆舊之有益于國不惟其
訏謀宏畧非後進士所可彷彿以至邦之典刑民之怙
恃隱然皆于是在天所以優厚而寵綏之殆深有意于
人之家國爾矣嘗觀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蓋祝頌語也
其祈永年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黃耇曰萬壽無疆無期

至矣然必曰邦家之基焉曰民之父母焉若是乎而後
壽不為徒也天之所佑與人之所讚信較然合一哉至
繹厥原本又必以德音不已稱之詩人之所為善頌也
公以惇龐之德贊燮調之任輔成一代中興之治而奠
麗億兆人之生業茲固邦家之所賴也民生之所庇也
其為眉壽為黃耆為萬壽無疆無期享有召公之年以
篤周祜者必自此六袞始矣蓋天人所助徵諸詩書者
甚明也余既覲公深且厚二三君子之請故敢舉召公
為公况而誦小雅以終之竊自附于知言之義云

壽虞坡揚公六袞序

少傳兼太子太傅大家宰虞坡翁當今歲丁卯壽躋六
袞矣翁自弱冠登朝迄今四十載以忠亮格于九重以
信義孚于四海以威惠洽于九邊隱然以一身繫天下
安危者亦且廿年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書云天壽
平格保乂有殷若是乎生之不偶而永年之有以也翁
幼有鉅度在髫年即以奇穎稱筮仕蓋嘗視邑符贊子
部注楷宏遠即不爲一時一身之謀而綜畫明確于今
人猶守之不易蓋豫章梗楠不必其干青霄蔭九畝始
標特異跡即在萌蘖拱把時固自與群卉不侔矣先皇
帝有意殷武之烈見翁在職方諸所建明謂可屬大事

時自外臺召還佐兵本于時去職方未幾耳嗣是翁凡
三視薊師一董代旅悉當震撼破碎之餘框攘之會衆
所惴惴莫敢自逐而翁慷慨制之衆所營營莫敢自成
而翁談笑平之先皇帝益自信其得人眷倚隆至前後
任翁筦樞府者不啻一紀餘而南北氛侵漸清矣迺其
時士風嫫靡立芳言為幪薈蕞浮競將糠粃聖學芻狗
世故如西晉王何之談者顧其厚自稱許更相黨引個
然自得無可誰何先皇帝念之屬大冢宰缺欲借翁消
釋黨偏平我王道又慮謀疆事者之難其代廼訊之元
老權茲輕重竟以太宰昇翁未踰期今帝踐祚斥偽起

潛核實吏治以與天下更始唯翁寔克承德意簡稽勤
媮均一井苦劑量近遠研勘又速如準如衡不軒不輕
人心翕然自都畿薄于海隅罔不易慮錯事嗚呼文武
異途也翁曩以壯猷翊先皇無競之勲誠習之矣迺茲
式序官聯以正庶品復光佑我后惟新之化使衆志咸
熙世教攸賴豈人力也哉弘毅不撓之度通敏無方之
材天固厚之矣蓋天惟純佑人國則為之篤生偉人天
既厚人以特異之稟則必保佑申重使之克罄其休以
永利于上下故詩南山有臺之篇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夫其上基邦家而下父母乎斯民也則其德音萬壽不唯天國與之將人心寔同願焉詩人之所為善頌也翁以文武憲于萬邦翊戴兩朝始終一節其為邦家基而民父母也久矣即其降神與申甫不殊而平格視商六臣為烈天將俾藩翰于周而又有殷以多歷年所則夫德音萬壽固亦其宜哉夏仲世有四日唯翁懸弧之旦同郡士司空郎張君廷弼輩誼言于余以為翁壽蓋六袞在人情稱壽壽之所為可稱者曰康寧曰多賢子孫則備矣翁聰明彊力視諸少壯人且增倍而長公以文學魁天下在春曹有卓異聲績一如翁

視職方時次公又登俊京國諸叔李方刻意自樹蟬聯
文武業孫枝且奕奕蕃殖凡人情所深願得一而不可
必者翁則兼之此固天之降福孔庶者然維竊以天之
壽翁非為一人一家之慶仰之則國脉之所綿長俯之
則生民之所康阜絲焉故特引類詩書証以翁之立朝
往節取信方來庶必其不爽云爾

壽端溪王公八十序

代作

大宗伯端溪王公往歲以年踰七十上疏請老天子方
注念勲耆以公人望也慰留之而公請益堅疏凡一再
上情詞益懇天子不忍公去而重違其意也竟許之迄

今更幾年矣公自弱冠升朝以節義文學擅聲海內颺
歷中外所至有貢澤存焉故自公之歸其毗黎之浸濡
膏馥者懷其棠而興咏焉人士之衣被德音者仰高山
而景行焉而公方優游泉石諧性情之適沉浸韋蒲探
理命之奧內葆天倪與化進退以徜徉於澶淵鮒鰕之
間猶遠鴻獨運冥冥不可得而慕也今歲癸亥壽蓋登
八十云公子某某以余素辱公知請一言為壽夫禮稱
大夫七十而致事釋之者謂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
則耳目不聰明故退老避賢以長廉遠耻耳八十九十
曰耄釋之者謂智識漸憎多遺忘春秋傳所謂老將知

而毫及之者茲固以生人之大較言耳若公者生當熙
運隆洽之期淳固惇庵氣賦已異而又嚴於檢心制事
之功自志學筮仕孜孜翼翼流覽物情絜規今古所以
內鍊其真外酬庶變紛紜旁午與性為徒誠有日異而
月不同者矣年益高則養益豫養益豫則智益明故其
神夷氣清豐庸澤理則方將之人遜健焉冠履必勅式
言矩步則齊魯之儒遜謹焉討質皇墳析疑辨物則懷
鉛之士遜深焉觀化趨時協民樹度則賦政之吏遜能
焉以公今日之年使加諸有位以翊化本原宣猷邦國
將無不可者而況七十乎故禮所云耄者非所以言公

而所謂致仕云者亦非公所得引而自遂也公以精忠
結人主之知雖驅馳四方乃心罔不在魏闕至于一民
一物不得其性則惻然之念甚深焉其不忘情于斯世
昭昭也而去之決也何耶詩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
此言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余自束髮釋褐猶及接先
正之光而聆其緒論蓋中心所嚮者無慮八九十公公
其一也邇歲老成漸謝余謬以知春叨任使雖驅策風
夜惴惴然有負重懼焉屈指遺老厥惟公在而公歸已
久向使公勉從天子之留服在大寮諮諏攸存豈惟余
免於負重之懼譬則天球大訓列之庭序其為國之典

刑大矣故余以公今日之壽而深惜公懸車之蚤也雖然公豈徒哉昔人云出處亦大矣逖觀往古之士其進之者人也其退之者已也故道化美而功烈彰後世則進之者已也退之者人也故廉耻薄而風俗敝中間豈無高節之士如傳記所稱述者而模範不存矣今之天下幸有以禮進退如公者在焉則後生望其廬而思興起庶頑立懦不以聞風者論矣是公之壽與世道有關係焉其所謂典刑云者在野與朝均也

周公九十壽文

前學論周翁者行年且九十矣神情開朗視聽甚利顧

其體若不勝衣乃骨氣堅聳與人終日談笑無厭飲色
豈古所稱列仙之儒者耶翁襟度坦易于人無少長貴
賤愚知戚疏視之皆若可親于事無大小久暫與人
所駭愕憂懼憤懣不平之感視之皆不足拂其意浩然
獨與天游自幼及老蓋無一物芥蒂其胸中者其致足
樂也余生也晚自成童入學即聞前輩有周翁者于時
翁方遊宦四方不及識也比翁遂初服邂逅相見不數
語即歡洽若平生亶亶道蒲往事宛如指掌居然有長
者餘風是時翁年蓋六十餘余亦弱冠翁鬚髮半白黑
容色晬然不異在少壯者經今又復三十年矣余從政

且二紀比年過里故老鮮有存者即前時所稱壯夫亦多頭童背倮作龍鍾態矣乃翁睟然其容不異曩余初見時接談頃諧譔間發意趣爽俊究其冲標逸度殆非塵俗士所可與論尺幅也昔榮啓期帶索行歌事至鄙陋矣特以能自寬猶為聖賢所善若翁高視物表世故莫能櫻其慮者以彼其風不亦斯在下耶初翁以春秋起家今有子曰克恭能世其業余蓋嘗納交焉以余雅尊信翁索一言為壽余惟物理凡得于天者厚則外感不能入若山石不泐松栢不凋惟其堅質貞液凝互內固端流霜霰雖百端叢薄之無如何也故皆稱壽物唯

人亦然履和抱真自得于內雖屈伸得失交于外者萬
變而情無取捨焉則世故不入得以永其天年蓋古之
期頤鮐耆皆以是道致之固不在服食黃白呼吸吐納
間也翁內任其天不搖于物行年九十而有童色其壽
殆未可量余羈于時未獲自逐他日效薄勞于國尚期
佚老鄉山撰杖屨從翁後翁其許我乎

進庵趙翁八袞貤恩序

在晉涇氏之墟有隱君子曰進庵趙翁者初嘗攻鉛槧
業無所遇棄去遂南浮淮泗時廢居塵井中然非性所
好也晚迺屏謝世囂卜築治園于西河之陽息焉當今

歲丁卯年蓋登八袞矣留都少廷尉前給舍往川公者
公仲子也當嘉靖丁未戊申時在諫垣以正色危論為
衆所憚有權璫憑城社肆害人側目無如何也公頌言
攻之遂落職歸田里當是時往川公直聲滿天下即朝
野士無不想見其風采者往川公顧獨有戚容曰吾以
直辭報罷在職無媿第吾親老矣日夕冀沾勲典為榮
入無以為高堂復耳翁聞則慰之曰吾第懼爾道不直
名不立也今若此吾志成矣反戚戚何歟蓋父子間自
為知己相與盡菽水歡者且廿年會今天子登極斥循
默釐庶務搜揚岩穴韜德及諸以正直擯者念往川公

景蹟甚偉遂首召諫垣尋單疏祚恩封翁徵仕郎禮科
給事中往川公喜動于色此吾二十年所疚心者乃吾
親行年八袞得之吾願足矣往川公固負勁氣再出復
當不諱之時前後謬謬執議如請從祀以崇正學謹禮
服以嚴郊祀等疏皆磊落譴論關於大體上察其忠藎
可大任迺擢為南京大理寺丞是歲冬之十有一月也
再閱月廿有三日寔惟翁之誕辰往川公既受命辭闕
躬捧綸制將以其旦衣錦稱觴獻之膝下嗚呼天之眷
善若是有明徵哉人莫不欲壽為人子者寧獨欲壽其
親蓋猶思以榮之在禮八十曰耄壽古今希矣于是時

而適膺天子之貤恩豈不尤異哉昔詩人賦四牡至謂
不遑將父公義私恩殆不能耦得耳往川公去國將再
紀一旦際彙征之會西首白雲雖不勝明發懷矣然其
感遇思報殫慮夙夜豈其瞻然必私念是申哉廼奉宸
命司平南服適得以翁初度之辰而過里焉豈人力也
哉淳祐之積直亮之節孚契于天天固佑之矣三晉縉
紳大夫在闕下者咸讚誦翁之榮壽不偶而尤歆往川
公之得歸以是辰為翁壽也相與登往川公之鄉而祖
賀焉廼授簡于史維序之

壽瑞庵張翁八十序

湟中有瑞庵張公者今山東提刑張大夫春谷之伯父也公無子迺春谷兄弟事之孝敬不啻于公耿介有道人也嘗業儒以貢授四川隣水簿隣水人至今思之性孤特少合酷嗜吟詠居一室日焚香抱膝其中有所得句即自諷誦忘食飲顧其四壁間闐然訢訢如也今歲丙寅年蓋八袞矣其耳目聰明步履甚健無異人在少壯時者迺小春幾日其初度辰也春谷方奉天子命提戎旅鎮北門念欲稱兕觥獻耄壽以盡愛日之願不得則日夕依依西北望于時有地官大夫榆浦崔君者春谷同鄉士也方督餉昌平謀以慰春谷之孝思迺走使

燕京屬余言為公壽夫公之壽蓋其所自致而奚假余
言也人雖無所自得籍于外以為養苟所須一有不遂
皆足以挫其真而無以盡夫天年惟夫能自養于內者
則無待于外雖順逆常變豐悴伸屈萬變于前而其
真不撓譬之物然雨露潤而滋榮雪霜冽而凋憊者凡
木也若夫松栢堅質勁膚精液凝沍雖雪霜雨露四時
互換而柯葉不改何者其神全也公居不周利仕不遂
名壯無廣交老無嗣徹自世情視之有戚戚不能一朝
安者迺公充然自怡蟬蛻浮埃之外視一切世慮若百
戲接目雖憂喜萬狀而心不為動以是享有遐年非存

虛抱一究觀道始自得我貴不為物遷者其孰能與于此哉且西北乾維是稱神明奧區公居湟中其東則崆峒山廣成真人所嘗授軒轅道要處也其西去玄元老子所適流沙不遠夫古至人得道者其神不死然必世之有道人始能遇之公真有道矣朝夕如有所遇幸申問治身之寶安在併質河上公所傳章句果契五千言宗旨與否以明示世人俾無惑道真也

楊左峯七十壽文

蒲有隱君子曰左峯楊公者侍御史中峯君之長兄也來歲庚午壽蓋登七袞矣仲秋朔日寔惟懸弧之旦侍

御既奉命巡視沂隴茶馬將取道汾霍過家稱慶而西乃諗于史維禔以一言為壽公史維之母姨丈也維幼往來外家習見公之為人篤信不欺好義樂施楊氏自厥考贈知縣壽官公時以貲雄閭右公世其業能以寬惠得衆心不切切計刃錐而產益以豐侍御方成童贈公已傳家政矣室巨而務繁公殫力應之率朝夕不遑息顧侍御頭角嶄然絕與凡子不類則曰是弟殆且興吾家乃延師教之寧獨任勞也蒲土隘而賦繁正供外雜役蠲出率以力為準其為郡弟子員者例復其家二人侍御既有聲黌序中而長君孝廉亦聯翩振文譽迺

蒲之諸煩重役顧咸集于公人爲公不堪公曰吾力視
諸人頗饒耳其促辦乃又先于諸人者由是官府上下
義之歲甲子侍御與長君同舉鄉之高第乙丑侍御連
第于春官出尹成安晉今職楊氏遂赫然爲郡望視公
之德猶其在夙昔氣粹語溫出入常徒步顧不偉與夫
人形勞則疲神勞則憎多壽所以歸靜逸也公以一身
肩巨室糾紛震撼之備嘗迄今而心無逸焉此在常情
宜若不禁歲暮者乃今行年七十而有少容即使修養
家吐納引導屏一切撓者亦何以加于此哉蓋九草木
榮瘁率以春秋期此常理耳君松栢獨稟異質靈液堅

厚風霆不能改其柯雪霜不能易其色則春秋非所計
矣况又滋之以坤澤煦之以天和將有同三光而後凋
者公早歷多虞猶然無摧毀茲門祚且奕奕盛侍御君
因心則友父事其兄而又有孝廉之承顏譬則松栢異
姿而且得養于天地也其壽豈有量耶侍御初得諾于
余而西及秋復以使來中前請深愛之情蓋見于詞者
深矣信能弟哉信能弟哉余既素知公且近姻于侍御
因緘辭付使俾馳歸而獻焉

南野馬公耄壽序

嘉靖甲寅冬十二月八日馮翊南野馬翁之初度辰也

年凡七十有六矣翁有中子曰體乾者今為翰林吉士
方歲癸丑天子深惟治理之原命選禮部所進士讀書
中秘凡得二十有八人為翰林庶吉士而體乾氏為之
長諸儀文之因革上下之事使文業之稽覈經用之內
外故事悉紀綱于長館者而體乾君仁毅謙虛與物無
忤沉敏精詳酬應不匱人謂得于翁庭訓者為多云翁
時方以義方誨餘子若孫于家未就祿養同館之士與
體乾君有兄弟之誼視翁猶翁也共謀所以侑翁之壽
而慰體乾氏雲舍之思者遂緣式好之情為義起之禮
而致其遙祝焉始祝曰雍州之野天地奧區風氣蘊隆

寔鍾麗固是以周原飴釜藍田孕玉地氣之厚物則然
矣矧翁降神西嶽誕瑞潼津抱奇挺異得地之全則夫
眉壽康強迨迄丘壑騎鹿函關採芝商嶺固亦雍之列
仙也敬祝翁壽願與山川流峙三變桑田再祝曰厚薄
者氣雖田地紀堅脆者質寔本天成故本壽曰椿羽壽
曰鶴特異之賦質始固爾豈以地之薄厚有所或淪也
耶蓋翁淑淳得其間氣高朗賦其哲性是以朴篤坦平
溫厚簡默處鄉而宗戚悅其慈和居官而吏民懷其愷
悌天眷有德固將介以遐福矣敬祝翁壽願與七曜並
朗後天永存三祝曰氣粹者地也質美者天也而成之

者人也夫榮期行歌君子戚焉情性失其佚雖壽詎為福也惟翁堂構之業承諸累世詩禮之訓淑諸後人鳴杖綸巾優游上壽承歡膝下則有伯季之舞斑焉沐寵日邊則有中子之振蕩焉加以桂茁蘭芽庭階濟濟多男富壽百順備之則夫葆養天和遊神冲泰以長揖松喬于期頤之外者又待卜乎敬祝翁壽願翁含飴摩頂閱及雲仍于是體乾君再拜起謝曰厚哉諸君之為貺也美矣至矣敢稽首受之以壽吾翁諸君廼復為歌詩以申致其意而命張子次第其言

壽雙松吳翁七十序

歙西溪南有隱君子曰雙松吳翁者暨其配胡孺人當
今歲癸丑年蓋皆七十云翁歙之右族也先世自唐左
臺御史以及宋轉齋先生昆仲而溪南之吳遂為郡望
比於今不替其前聞翁好義循理篤親樂施家故以財
為閭右族翁尤善心計嘗挾輕貲走燕冀占鹽筴時廢
居為國家實塞下粟而年其羨其殖產甚豐矣乃摠緡
筭付其子二人者俾轉輸焉而歸老於溪南二人者長
公曰珽季公曰珪與余弟教居貨滄瀛共朝夕而雅相
好也故余得交驩焉長公個儻好奇節其籌計布措輒
出人意外往往獲異效然又必遵軌諧時立信義於遠

邇諸所交縉具雖百千計人不以契券質也李公重厚
不輕於言容止端詳而綜理機警與其兄千里響答每
所規畫率不言而事集人咸謂二君綽有父風故余雖
未及識翁因二君而徵其槩也翁既南歸二君夙夜修
其先輩堂構舊穫決於今益簪碩曷熾視公遺不啻數
倍其初而翁徜徉於新安佳山水之間日與鄉隣故老
擁膝話舊尋芳探勝優游松竹神閑體逸不知歲月之
荏易也故年且七十而目炯然而氣益然而步履翩然
木公金母同茲壽域子婦滿前蘭芽叢茂登堂酌兕奕
奕融融煥乎人間世之元祿景隆在溪南德慶堂也歲

方夏長公述翁行俾李公走長安徵言於史氏維將執
而南以為翁壽迨秋則長公寔來色懇而貌益恭殆詩
人所謂孝子不匱者於是史維諗之曰翁壽七袞高矣
君昆弟之慶之宜也有愛日之心焉然翁之壽則未艾
蓋古今人之言壽者固必賦惇龐而德施積也要亦必
遂其志適其形然後本真不抗以保有遐年翁幼失怙
恃拮据自立其驅馳南北皇皇焉唯其家之恤者其勤
何如也今茲獲有令子纂大厥緒豈惟夙昔所揆畫豔
焉而莫可致者悉當前哉且有始望所不及矣志遂可
知也二君至性深愛先意承色不唯滌澣紈綺以養以

安凡風土歲時物候人事苟可以順親雖毫毛必致形
不亦適乎夫江漢下流得所歸故巨浸汪洋號為南紀
松柏晚節得其地然後深根達於重泉巨幹摩乎蒼冥
而千歲益堅邇公之壽且將踰耄登耄等期頤而上之
徵物理固然矣于是長公遜謝曰博矣子之言吾無以
承吾親恐無當也然區區之心則願吾子之言信

海峯王公七十榮歸序

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夥田不能以丁授緣而取給
於商計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挾
輶貨牽車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商之利倍農用是

反富視諸郡諸以貿遷致贏羨者則必美室廬鮮裘馬
以耀閭黨之人而明得意然故唐俗也習織罽諸人雖
跋涉南北歷五方都會縱觀天下實藏而必計刀錐析
秋毫以是坐致千金率沾沾自意無它奇可稱述者嫻
文海峯王公者雄奇人也始亦以居貨走四方而中所
懷負隱隱與衆不類凡藩人賈於外者西則秦隴耳涼
瓜鄯諸郡東南則淮海楊越西南則蜀其相沿若此耳
公初亦畧抵諸域校計所以阜財故輟以為不足置吾
筭迺東走青滄青滄者故太公管仲所興鹽筴之區陶
朱公據以累致千金者也國家亦有權務存焉法敝利

壅諸賈過不以正目視之公獨曰此可居也遂相地計
宜審時觀變究覽鯁政所以數敗顛末併所以疏通興
建之目洞洞乎胸中有成籌矣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
去我則就之臺察者患法之整也公為之指畫而縷析
之法因以舉司鯁者患利之瘠也公為之指畫而縷析
之利因以豐於是滄益遂大有裨于度支視先歲所入
不啻三倍而公之業益饒公初至滄賦厘不過一區以
居積廢滯比近年則偏鎮易瀛博相衛邢趙凡賦鯁之
邑徃徃有列屋焉沿海之濱待而舉灶者若干戶其閭
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

接也計歲月之入以粗率不當當封君之萬戶者其出入必連駟擁橐雖千里不館宿焉今歲癸亥行年七十矣以夏來燕京見我長安宦舍顧其髮種種矣而神志宏爽聽其語猶磊磊可人視其容若漠然不以萬金在其念慮者嗚呼可不謂雄奇與公告我曰吾居東久以殖業之不時而莫能歸也今茲年七十矣余將西瞻桑梓營舊廬而終老焉則何若余告之曰公歸甚善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公不言我固將言之矧又公意耶凡人之孳孳萬里終歲而不休者何哉為身若家計耳且夫聚室而居父母兄弟經歲而不相遠也閭里

姻友歲時餽問而不相間也先世松楸春秋得省覲焉
豈非生人所足願與而顧不然者豈好離惡合所利存
焉耳故足以仰事俯育終其身無匱乏憂即有異珍在
道不越百里而取矣以身與家無所事于彼也今公之
業豈直足以俯仰已耶禮人生七十曰老而傳家政雖
仕於國者車且懸矣則公歸其宜也公子從証謀所以
麥公歸者因入貲司晨拜命為潼關衛千戶於是鄉先
生少保大司馬虞坡公率同邑縉紳寓京國者具儀焉
以為公賀且贈之行余根從諸公後因執轡而言曰善
哉公歸乎其壽與榮固也豈惟不失所求於身若家者

殆於俗有裨焉蒲故多豪賈然率諒於見大故其器易
溢公自結髮事四方今且老矣後生輩雖習聞其名要
所揣度不過其胷臆耳公歸而使其人得見之將驚屢
井中故有雄奇人若此必爽然自失知彼沾沾者不足
憲也

壽梁老夫人八袞序

在昔箕子之衍範也次九曰嚮用五福而以壽先之是
壽福之尤也然致之必以茂德而厚之必以繁祉是謂
天壽故壽而不德則倖壽而鮮祉則辱矣是故德以基
壽壽以萃福此人情之通榮而今古之難能也嗟惟梁

母其膺天壽者乎方歲之春禮部群天下才而較其藝
事予迺得識夫人之冢孫于稠人中其威儀棣如也其
風度矯如也詢其姓氏而私記之既而同進于朝偕受
業于館益得以時聆其議論淵淵然井井然穆穆而不
群也已乃咨其世次始知淵源所漸基于祖母氏之賢
嘖嘖稱異者久之迺歲七月上旬寔惟初度而壽亦登
八袞同館諸兄弟共謀所以壽夫人者而命言于予予
唯家之廢興繇于母道天之施報徵諸子孫夫人以儒
門之子為儒門之婦相夫以順教子以勤躬纂組以備
薪燭操井臼以承姑舅勤晝夜以率妯娌篤恩愛以仁

子孫為婦為母各協法紀矣然自先世以迄其子俱以明經茂行焯耀一時而竟不得大究厥施階茲科第使夫人清苦之操艱虞之履幾將終身焉是果天無意善人哉抑有待也今夫朝榮之華不及夕實秋潦之水不盈終朝梁氏宜興久矣而天固遲之者所以篤厚其福焉耳艱之于前而引之于後靳之于子而畀之于孫故當耄耋之期而孫之名適成則天之所以昭報夫人者不既彰彰久且大乎是故享年而躋八袞壽之上也閱世而及曾孫福之隆也絲衣而侍墻下榮之首也由是而耄焉而期頤焉祿養康彊頭服封誥壽益茂福益隆

則天之所以報夫人之德者益至將不獨壽為福最而夫人之壽為壽最矣猶之喬山之松輪菌鬱弗終歲不盈一握比其久也貫四時披霜露與天地相為長終玄廟之楹明堂之棟取諸子孫之枝固自有餘者乎僉曰美哉壽之難也及子者鮮矣矧曰孫養之難也及親者鮮矣矧曰祖夫人之壽之榮于是為不可及也請序子言以修梁氏之所以昌

壽史孺人八袞序

史母李孺人者先輩儒官庸齋公之妻而今郡庠生維要之母也行年八十而有童顏郡庠諸友羅君希齊魏

君子昭輩重孺人之康壽感維要之孝養相與稱觴為
祝迺問言于余以侈之余以諏其詳羅君曰孺人閭行
甚備初事儒官公稱內助焉儒官公遂卓然以文行名
既儒官公早世孺人矢志字孤堅貞不二儒官公者前
給諫首山翁之伯子也翁高年嬰風痺孺人竭孝敬奉
之兼奉繼氏無違言其茹苦履辛人有不堪其憂者卒
能拮据成家以不墜庸齋公之祀而衍其書香享有遐
年閱及孫子即古圖史所著何多遜焉魏君曰夫孺人
之育子誠慈矣乃若維要之事孺人曲盡色養定省晨
夕不能膝下離和氣愉容蓋肫肫可掬也孺人即不色

喜必百方順釋務得悅乃已孺人即小有不康必百方
醫禱務得平乃已孺人固幸其志之諧而樂其子之孝
也黃髮兒齒既耄且健壽其未艾乎余乃喟然嘆曰是
足述也夫壽匪獨以年永所貴德邵孝不在備物所貴
承顏故洪範五福舉壽與攸好德並言之從一而終歸
婦德莫先焉者也孺人其有焉養口體非孝也在昔聖
門所重曰惟養志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養不得為孝
誠盡其歡也雖啜菽飲水而孝之道歸焉爾維要其有
焉嗚呼節婦孝子人倫所最尚也學校之教先于明倫
當天子初登極首下詔郡邑旌節孝闔庠諸友既以孺

人維要之行白諸有司矣復要言于余以闡厥懿其好德惇倫孜孜靡已之心良義舉也余故不辭纂緒用成諸君之美且為吾黨風俗助云

壽張太孺人七十序

昔史克頌魯曰天錫純嘏令妻壽母夫曰壽母而必以令妻同之說詩者曰此一家福也言其助者順而成之者遠也然余嘗繹詩人之肯綮不止如說詩者所云蓋其寓寄深矣夫婦有坤道焉以安貞為吉者也婦德安貞從夫斯順矣由是德薰所孚和氣所暢身其康強子孫逢吉在夫則曰令妻在子則曰壽母一德終始坤道

之盛莫加焉是故併舉言之詩人所以為善頌也嗚呼
若今儀封張太孺人其可謂令妻壽母也爾矣太孺人
者前貢士贈給舍公之配而今奉常許東君之母也出
自世閥雷氏幼閑禮訓淑惠性成教子相夫兩有矩矱
初贈公力學篤行連不遇于有司既貢入大廷意翛然
弗樂仕也遂放情詩酒間不復問生計太孺人不以為
戚雖拮据操井臼脫簪珥供朝夕不使夫子聞也其于
奉常昆弟及時教之學至分紡績之燈佐其夜讀嘗曰
吾備歷百艱第願爾有成爾安可自暇自逸迨奉常登
上第官侍從太孺人復不以為華唯以報國承家之節

切切為訓嗚呼出處之大致異矣士執一方自信莫可
通也太孺人深處中閨乃爾疏觀不滯相夫避世亦既
愉其情教子成名又克達其節蓋綽然隱顯咸宜幾于
有道矣嘗觀自古離世之士必有同德之偶然後得遂
其高而磊落可節之賢能嶠然自見于世者亦必有世
訓先之不偶然也以柴桑公風高百代夫豈以一飽塵
念特以室無萊妻之故里人遺贈至欲冥報貽之其情
戚矣當宋熙豐元祐間文章節義以歐蘇氏為稱首謂
非滂母盡获之訓其所漸摩者遠耶太孺人具萊妻之
賢而又有願于為滂之亮識俾贈公終歲陶然絕無外

累獲以名德見稱于代奉常祇訓展猷直詞勁節琅琅著聲禁閤中是在贈公為令妻在奉常為壽母又何疑焉今歲庚午壽登七袞矣七月廿四日寔惟設悅之旦奉常深惟愛日之誠思捧兕觥舞膝下以制不獲自遂瞻仰白雲蓋瞻然有梁公之慕焉于是其門下士錦衣指揮同知楊君俊卿輩謀所以祝百年慰永懷者屬史維氏為之辭史維獲交于奉常久知太孺人為詳乃為令妻壽母之說以歸之且申之曰七十誠壽太孺人誠壽母矣然壽固未艾無論其得天厚積善豐也太孺人初冀其于為名卿即中值多虞猶願也况乃際會明昌

道行而身泰若此是又其志遂其情紓澹靜有常中靈
不撓期頤行且躋爾詩既頌僖公壽母乃又曰既多受
社黃髮兒齒則母之壽不既高耶奉常年方壯強余微
以往事知異日者太孺人必見其子黃髮兒齒如成風也

壽殷太夫人文

夫生人之福莫隆于壽而要其壽之所以為福者則又
參互轆錯而不可一故有雖壽而不為福者又有於壽
之中而獨得其福之隆者蓋不惟氣有淳漓質有薄厚
而居誼之顯應穹昊之陰陽皆于是乎徵焉此余於殷
太夫人之壽而不能不三嘆也夫人稟血氣以生其修

短之期非如大椿之遐階冀之促懸然而可定者故有
殤夭有短折有中壽循是而往千百而一人耳故壽為
福也既壽矣或神悖而魄衰視聽靡靈助力委弛起立
呿吁糾纏疾病則不為福壽而康矣或鮮嗣子姓門戶
綿薄或有子而孱庸而悖戾則不為福壽而有子矣有
子而賢矣福也若有子而立身樹節勵翼王庭為國寵
光懋延親譽則其為福又不為獨隆者乎殷太夫人之
壽於今六十四矣韶儀清心黃髮兒齒視諸人之少壯
者精力反倍焉則夫耄艾期頤康寧壽考當有不可量
者而其子則今太史公棠川君也太史公毓海岱之奇

趨承淑訓豐實令望綽為國華而巨度汪洋譔光四接
前進者嘉其誼後進者服其量道德文藝蓋已凌歷千
載不止領袖于當代而已乃其奉太夫人也承顏怡怡
錦帔霞章榮分帝寵黃封玉漿頒自大官色養祿養兩
為備極人生以壽為難壽而多福如太夫人者寧非古
今之尤難耶是不惟敦龐之賦異于有生而貞懿之操
又介祉之所由受者吾聞太夫人之翁之舅俱成化庚
子以明經舉于鄉廸德衍休式垂哲範太夫人之母儀
婦道有自来矣暨太史公之興亦以庚子而冠三齊之
士蓋二姓之美鍾在一人純佑交孚固如是之明且著

也嗚呼休哉維時仲夏既正適臨太夫人設帨之辰同
館諸君慕太史公之休而慶太夫人之壽之福相率肅
儀登堂再拜獻壽而命余為言余唯太夫人有劬德而
壽壽而康康而有子有子而賢而孝而光揚振迅未已
凡壽之可賀者莫是為至也因不揣固陋而偕陳其辭

路太淑人榮壽序

人情莫不欲壽亦莫不欲榮以是二者而效之親人子
所至願也然福錫自天畀有薄厚德感由人積有深淺
故兼而有之之為難以其兼有之難而乃有若上黨路
太淑人之榮壽者豈非人世之上祥而孝子之盛際與

太淑人者今光祿卿余同年友汝遵之母也汝遵初宰
臨漳有循吏績三載奏最天子推恩所親封母為太孺
人是時太淑人年六十有四矣迨歲戊辰汝遵由光祿
丞擢尚寶卿穆廟覃建儲恩加封太孺人為太宜人則
太淑人壽七十有一矣及茲壬申之歲今天子踐阼首
崇孝治溥勲典汝遵以今銜領恩命太淑人遂膺今封
蓋前後十餘年間凡三被勅誥而太淑人壽且駸駸八
袞近嘗聞人壽以百年為大齊故古人由五十而上即
稱壽七十者蓋云稀矣至于踰七望八壽之隆也人臣
階一命以及親皆足為親寵若夫鸞章天語申賁至于

再三顯號嘉稱躋崇峻榮之大也夫人子孝事其親
舉生人之至願而聚以效之其心豈有窮哉顧感遇百
端莫可自致曰榮曰壽間得一以自慰而不可遂者矧
兼之乎太淑人不獨兼之而且都其隆且大焉豈偶然
也哉其得之天者厚而積之人者深也余曩隨汝遵後
舉春官獲從鄉曲縉紳先生遊乃鄉曲縉紳先生往往
有遁太淑人之休懿者蓋女德婦行母儀三者備矣夫
其貞慈性成與物不知迂雍穆所諧既足為集祐衍祥
之本而又相夫子以篤義訓愛之能勞不憚脫簪珥以
購簡籍供束修資焉此其識量有不越常久所稱丈夫

者哉汝遵祇奉慈誨既少年取高第太淑人又時以清白勤慎勗之故汝遵而宰劇色率有去後思入贊春官式騰茂譽遂以清望躋華貫馴陟卿階赫赫尊顯矣而太淑人服縞茹蔬視其德不異寒素時執譙履卑接物益巽乃其惠澤所沾被則漸漬遠邇者日深也夫天既陰臨太淑人者厚則其降福自豐而太淑人又以德積之深感之榮益大而德益謹壽彌高而積彌博則天之申重錫美有源源其未已者異日膺極品之榮享大齊之壽由今茲可逆觀也其為陰且大不久甚耶余與汝遵同袍而雅相善視太淑人猶母也觀汝遵獲以人所

深願者雙致之親心誠慕之思隨子姓登堂以上兕觥
之祝遠莫致也而乃托之乎斯文

秦太恭人榮壽序

始歲癸丑余獲從前姚安太守文橋秦公舉進士見其
色栗而貌恭當群居不聞笑語異而徐扣之則中矜然
有以自持也其後公颺歷中外以至領岳牧所在以清
節聞視其德靖約不異釋屬時乃其氣則益恭云迨歲
辛未天子命簡禮部所進士讀書中秘公子今禮科左
給事中耀在選中余得而切磋焉專確而毅宛有先人
風邇歲守諫垣諸所建白咸質亮識大體不詭詭自詭

與之語退然若不足而儉素不改其初奉氏錫山世族
公父子俱秉蹈謙抑若此豈家法固然哉乃今獲觀給
事所述葛太恭人之淑行種種者則知閭閻贊慈訓所由
來深遠矣夫處卑而恭處約而儉常也所處既異則情
慾遷焉故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即才丈夫事學問者有
不免焉而矧女德也夫女德何厭之有綺繡珠貝之瑰
奇服御玩好之鉅麗娣姁先後之矜調即在管蒯觀王
姬生豔心焉忘其分限也矧毓秀閭閻都榮貴奕世者
耶太恭人故叅政石崖公女為名大夫妻今復為天子
侍從臣母此在人生不為不貴富終始矣顧安貞一德

本之天性紡績不懈而父母稱其勤溫清無違而始婢
悅其孝恬澹無欲凡世俗嗜利一不經其意卒能相夫
清白而以義方矢訓厥子奉氏之宗益用光大此其字
度寧與世之女子論幅隅哉即丈夫不遜美矣太恭人
當太守官尚書戶部郎時業已受封為孺人頃歲給事
官禁近屬今上踐阼覃恩進今封綸命再膺自古稱歎
乃其神情融粹年高而氣健供奉啓處不加于先而勤
勞晨夕孜孜猶若少壯人嫻戚宗黨率欽其淳德謂得
天之厚其壽年殆若川之方至滔滔未有極也歲春某
月寔惟太恭人初度之辰給事兄弟將捧兕登堂為引

年之祝併謀所以闡繹其潛懿者思而陳狀余既叨太
守父子世契且樂道太恭人之賢以為世家婦範焉爾
壽孫夫人五奏序

今歲乙丑封夫人孫伯母蓋年五十矣夫人者前太宗
伯文恪公之配而今翰林編脩文和母也文恪公有子
五人伯司馬即仲即編脩先配韓夫人出叔鄉進士李
國子生夫人出最少一人側室馬出五子凡三母而夫
人撫之如同生庭以內言無間焉夫人姓楊氏武林右
族也幼受學于父藩相東園公性警敏博涉經傳子史
之言能沉酣其膏澤而採剝其華其相文恪公教諸子

商較疑義敷文析理不啻賢友良傳然間槁為篇章清
辯興致今梓行文恪公集中故孫氏文章彬彬然在海
內稱世家者不特其父子兄弟然也盛矣盛矣夫人聞
行純備為婦為母悉有楷式往文恪公宦南都時文和
守史局余獲從朝夕焉常見夫人所寄訊言皆立身為
學之則義利之辨詞氣侃正凜然有烈丈夫風讀之不
覺避席于時維雖未諳夫人之詳其信服大都如此此
者余與文和接隣且三年益得以密邇夫人之淑訓家
衆無慮數百指奉教趨事靡敢不肅于婦晨昏侍諸孫
羅列入于閭雍雍如也吉蠲嘗祀必親必敬堂宇內外

必嚴必潔賓客姻婭之來往必恭謹饋必腍絲臬菽稻
器血貨賄之出入制置無巨細必慎即耳目所聞見日
有新獲乃知曩所覩于夫人者殊未備也在古圖史所
稱女有四德若夫人者可以四德槩哉因竊擬議謂天
隆祐人國則必有世德之臣夾贊後先以綱衍昌祚而
其世臣之家又必有淑慎之媛輔成君子啓佑後人以
篤家慶而延祐于邦孫氏自忠烈公精忠大節著勲社
稷而都督公尚寶公文恪公文武濟美列在禁近迨至
文和群從兄弟登科第躋顯仕者振振益先可謂世家
矣忠烈公元配楊太夫人者能守忠烈之訓懋有歷年

以勗成諸子為國楨幹而夫人又能嗣其徽音以施于
再世俾不忘文恪公之訓猷即孫氏世有毋德意者其
非人力與殆天有意相斯世也余為此說久矣未嘗聞
于人會同館諸君謀所為夫人壽者因以諭之僉曰必
若所言是天所以引夫人之年勿替者信可徵也詰朝
將登夫人之堂而申祝焉請陳子辭

壽孫孺人五十序

當月之朔館丈孫山甫氏過我告曰人子之于親就養
左右承順顏色歲時無違永奉壽考者天性之至樂莫
先焉故先聖有訓示我景模年所當知遊不可遠余豈

能忘之余母司孺人今歲且五袞矣子惟不類而來遊
上國歷金門獲隨諸兄之後者寔惟內教所貽茲月之
旬一日乃母設悅辰也回顧親廬白雲萬里余心寔怒
焉莫能為情將柰何張子曰孺人之賢吾子之孝某聞
豫矣今茲之言人子之情也然孝子之事親當圖其遠
且大者而不必情之云蓋賢父母之畜養期待其子也
與常父母異夫幼而撫哺之煦息之長而責其養使菽
水不匱怡怡相倚以終年歲者此常父母也夫賢父母
則不然愛而勞之培而植之既長而教之既壯而遣之
使之從事四方成名立德以樹隆譽于天下後世為父

母休寵焉爾賢父母之於子其喜聚惡離亦與常父母
同而所以責成于子者重是以子在側雖有承顏之樂
而不願也子不在側匪無睽離之憂也而心寔願之故
孝子哲人所以承順於親者必有道矣服其訓思以維
其志養其身思以遂其心故定省之懷雖惟日不足而
桑弧之志則無遠不至自古俊乂豪傑班班然垂勲于
四表者豈繄無父母之恩哉蓋其所以為孝者遠且大
也况孺人淑德韶顏方及艾壽吾子以清材勁操焯燿
一時是不唯顯親揚名弘敷偉烈以茂答其教育之初
心者指期可待而其戚綵稱觴娛歡膝下以慶其眉壽

于無已者甚有日也吾子其無牽子之情而務求以適
賢父母之心山甫曰哀情不可已乎曰惡可已也余母
王孺人其教育某之兄弟也甚至某之違膝下也于今
三年矣以諸弟未婚不能迎養每西向而跋首則神往
焉余母視伯母之歲少一焉是月念六日亦其初度期
也余自尚不知所以為情而又何以寬足哉無已亦交
相淬勵以志古人所謂不朽者在肯賢母之善教其子
者多矣惟崔孝暉歐陽修之母之賢獨傳者何哉以子
之賢章之也某雖庸劣不敢自棄吾子同若人傳也尚
勉以有終使吾母為崔母為歐陽母庶可副乎所以畜

養期待之意不然恐所以悅吾親反不若常父母之得其歡也山甫曰子之言深矣請識于堂將以是日再拜于家君之前為吾母壽

壽張太孺人序

張太孺人者晉名卿漳源公之元配也漳源公有子曰惟叙甫者登嘉靖癸丑進士膺簡命讀中秘書尋擢為殿中侍御史先是漳源公登丙戌第以望地為名御史且十年陟京卿太孺人寔相其隆受貶命焉漳源公教子有矩矱太孺人善持之罔有失墜廼今惟叙氏嗣武鳥臺太孺人視其成焉吾晉之沁自熙朝以甲第起家

者自漳源公始維公之休者則惟惟叙也且皆為天子
風紀內臣繡服秀冠後先炳炳嗚呼盛矣而太孺人葆
惠涵和閱是父子不其福之隆哉太孺人今年六十有
六矣設悅之辰寔惟某月某日惟叙氏自去歲迎養長
安適是家慶凡我全晉之士偕惟叙進春官者誼在通
家相與整冠而登賀焉太孺人珠珥霞帔臨見子姓其
神充然怡也其氣毅然丈夫也其容粹然童也退而咸
悅以告惟叙曰太孺人之壽殆期頤乎何其得于天者
豐而養之厚也夫至情在于愛日而適志可以引年吾
甚為子慶之惟叙氏曰厚矣諸公之貺然吾母之壽吾

家蓋永賴焉母始相我先人勤恪中饋我先人得緝志
術業服勤王事鮮內顧憂焉而家用大矣暨母訓余兄
弟隨事有規余兄弟得以朝夕服膺罔敢遺先大夫之
嚴度焉而家用不墜矣故今于姓振振外肅內法則吾
母所以壽先大夫之後者遠矣豈惟身哉于是張子四
維颺言曰博矣太孺人之德之壽要匪家然矣我聞世
德之臣興邦之紀賢壽之母昌家之基故興隆運也要
亦人相叅焉爾昔者呂申公父子之德量范文正父子
之勲業以光翊有宋議者稱之然申國夫人以循矩立
法文正夫人以烟漬示警故榮公忠宣克厥世焉茲豈

唯呂范之禮抑亦天佑有宋之祚夫漳源公英標偉烈
居中臺而朝無譁焉吾閱漢史蓋汲長孺之儔矣而不
竟厥施貽諸後人故天錫是賢毋賫以遐祉俾之陶範
漳源公之裔視夫呂母范母若同揆焉則今惟叙氏正
氣直辭錡然著節矣他日匡扶丕圖永昌明運以興榮
公比德忠宣齊勛又豈待卜乎故夫張氏之壽國有休
焉壽太孺人者要匪家然爾僉曰允矣壽也宏哉其壽
之有以也越冬孟太孺人板輿將西矣遂綴前辭為壽
章俾懸之漳源公之堂云

陸母壽文

代作

歲乙卯陸太夫人壽凡若干矣今柱國少師親軍都督
東湖公為夫人之伯子天子符節令次湖公為夫人之
季子伯季俱以碩誼重望輝映當時而其事夫人也色
養祿養兩極其至惟夏仲端陽之旦寔惟夫人設悅之
辰鶴髮鸞章榮膺康壽麟玉金紫分侍庭幃再拜獻觥
以率孫子奕奕爾怡怡爾蓋天倫之景樂而人世之曠
觀也于是大符卿某公輩以與次湖公有同案之雅而
樂太夫人之壽也相率而徵言于予嗚呼夫人之壽茲
其至與余閱傳記自古孝子之事其親與夫賢母之教
其子孰不欲其壽欲其康欲其賢且貴也或服勤王事

不遑將母于是有望雲之思忒列鼎累襁而親復不待
于是有負米之感求親之康寧與子之賢孝相值併得
赫禧若今日者蓋千百其一焉嗚呼夫人之壽茲其至
與夫親之壽子之賢相待以得者也夫人之所以壽余
蓋徵諸子焉蓋藍田毓玉合浦胎珠非珍類之固殊而
靈抱之氣異也是以長林誕賢新塗立相人謂非是毋
不生是子諒矣况雙美並立為國之幹伯以虎躍季以
鸞翔即其子姓之昌而究尋所賦常有獨得天地敦厚
渾庀之粹者矣夫美賦自天式訓由人聖善未聞昌能
範後故熊九助勤荻華傳業是以奕世滋蕃族是用大

焉况夫人文武之術分授伯仲各薦賢科交濟清顯即
其內訓之彰而原壺德當與古之列女并傳于劉向而不
愧者矣夫其鍾之厚則得數也必多德之修則獲祿也
必富今日之壽考康榮固鮮矣然余之徵夫人于期頤
之後者方未艾也嗚呼夫人之壽茲其至與夫箕疇立
壽于五福之先若夫人之壽又異于常壽而可稱述者
余締交于少師之兄弟也深而復承大符卿之請也廼
又敢辭乎執筆

壽王翁夫婦序

奉直大夫水亭王翁米宜人者史維同年友王君龍池

之父母也王君既叅知陝藩政迎二親養長安今歲翁年七十矣宜人年六十有幾翁晉人也先是叅知君賀聖節入都晉人士在都者悉造焉迺叅知君念其父母之年不置于是晉人士知翁與宜人偕壽也屬史維張之維曰諾叅知君既旋關中奉二親歡再歲以俾來申前請曰往歲辱二三大夫有嘉命焉吾藏之不敢湏臾忘茲壽期及矣吾無以娛吾親願徵寵于二三大夫唯吾于是請夫人壽致極百年爾在七十古稱稀焉而知雙壽也于義宜有慶且維與叅知君交莫逆也而知翁夫婦深又職纂述碩人淑媛孝慈之行雖微鄉大夫屬

微叅知君請維猶將張之而矧其屬之請之之殷也史
維曰以余撥水亭翁夫婦之壽最為人間世所足願者
有二焉謂其取之不偶而且以引之也夫築室攸宇
力穡有秋豈厚享固有分哉自取者異爾翁與宜人之
齊此修齡也厥有繇矣曩歲余獲從叅知君舉于鄉時
同升者若于人獨叅知君年最少比謁主司又最稱其
文竒于是衆皆指目叅知君見叅知君動容出詞甚偉
相與異之詢其由則晉陽人能言水亭翁夫婦之賢甚
具翁個儻自意人也初為諸生未卒業入賈假幹掾游
宦南北皆抱閨小吏蓋所謂祿隱者然所至必以材能

見稱不汨汨已也性好客樂施予不以有亡介念幼嘗
為舉子業未遂見叅知君顓茂謂天其以是償我迺自
有知即為之延明師叅知君雖少達然南北所師已無
慮數十人皆名士也翁既不治產米宜人擇井曰主中
饋以佐之綜理精密有丈夫幹局叅知君既就外傳每
暮入廼宜人必稽其程課督勵之故翁隨至無內顧憂
而叅知君早立云其它小德細行率可為閭井範不悉
舉即其章章者若此其得天有素哉如是而壽焉固
足願也叅知君為世所才從宦未十年車轍幾半海內
然不能一日違親側故雖王事每懷而所至必奉翁夫

婦以從定省朝夕承順備至翁夫婦固有大度願其子
為材卿也見叅知君諸所表樹焯焯皆經世大畧而有
奉國憂民之誠心則又相顧大喜在肯聖門稱孝曰養
則致樂又曰養志叅知君蓋兼焉禮七十曰老傳家政
謂筋力衰也翁夫婦顧益伉儷如壯歲闕其貌若有童
顏此其為壽將引之百歲未涯者豈非人生所深願而
希覩者與于是同鄉諸大夫謂張生之言然能言翁夫
婦之所以壽遂以其說付叅知君使者俾歸獻焉壽之
日叅知君誠以張生之說為二親告意翁夫婦者必解
頤而為一舉觴哉